

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

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 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‘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——晋江乡村文化记忆’主题征文比赛”,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在初中,作为《安海月报》的少年记者,我曾跟着编辑老师骑着自行车去探访过西溪寮村。三十年时光流转,这个位于镇郊的小村在我心里再次泛起涟漪,缘于几番周折才联系上的同学阿浩以及我们筹备的同学聚会。“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安海,到时候来西溪寮我家里喝茶。”微信里老同学的声音,满是意外和惊喜,驱散了寻觅的疲惫。阿浩的邀约,也像一把无形的钥匙,悄然开启了深锁的记忆门扉。

查阅词典,“寮”释为“长排房”,但我更倾心《说文解字》里“寮,小窗也”的意境。阿浩,恰如那扇开启的“小窗”,让我得以窥见西溪寮的底蕴,他提及,村中蔡氏一世祖乃南宋宝谟阁大学士蔡次傅。元军人侵时,蔡次傅追随理宗避祸闽地,四子血战殉国,他便携孙儿历经劫难,最终在此地开枝散叶。

循着阿浩的指引,我步入村腹地。一座静默的古厝如凝固的时光坐标映入眼帘。这座蔡家娇宅的燕尾脊划破青空,门楣上“宝谟世泽”四字石刻,在阳光下温润生辉,呼应着远祖的荣光。推开厚重的木门,谒寿处石雕双龙灯跃动如初,喜鹊仿佛仍衔着百年前的吉祥祈愿,檐角木刻的山水花鸟虽蒙岁月失色,其间流转的生机依旧呼之欲出。这抹撩动心魄的闽南红,分明是一座遗落民间的艺术殿堂。

穿行于二进五开间的幽深院落,墨香氤氲,如经久不衰的血脉。厅堂前“为善最

西溪寮红:古厝里的文化胎记

□夏涛



蔡家娇宅

乐,绩德为先”的联语,是祖辈穿越时空的谆谆叮咛;护厝房内朱熹诗句的残痕,默默印证着理学在此地的深植。还有梁柱上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的警句拓痕:“盖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”笔锋如刀,好似已刻入后世子孙的魂灵。这些以黑漆为底、朱砂勾勒的书法,正是蔡家娇以文脉淬炼家风的苦心孤诣。蔡氏族人世代相传的,不唯有诗书家训,还有那自给自足的手艺。每逢节庆,族中妇女于庭院揉面,面团在掌心翻飞如燕,经九拉九扯终成银丝,晾晒时如月华倾泻竹架。那细若发丝的面线,是婚宴上“长命百岁”的祝福,也是游子魂牵梦萦的“古早味”,装入红漆食盒远渡重洋,让亲人在舌尖尝到故土的滋味,更系着血脉深处的牵念。

宅院深处,一扇普通的房门静默诉说着南洋烟波里的深情。大房门上竖写的“居安资深”四字,是家族血脉的“隐秘密码”。蔡家娇与过继南安漳州寮的胞兄蔡资深虽隔重洋,却在菲岛相互扶持,而蔡家娇虽自建大厝,却将位置最佳的大房留名给未能在家乡建房的二哥。这份情谊最终化为泽被乡梓的义举——兄弟二人捐出二百大银重修安平桥,芳名并镌于水心

亭石碑之上,至今仍在鸿江潮声中吟唱着侨胞赤子之心。

然而,岁月的褶皱里亦暗藏悲怆。正厅墙壁上几处凹陷的弹孔,如同泣血的眼睛。20世纪20年代匪患骤起,蔡家娇的夫人吕氏挺身护幼,高喊“金银财宝随便拿,莫伤我子孙”,身中七弹而歿,族人悼其血染庭阶的悲鸣,仿佛仍在梁间低徊。家族星散避居鼓浪屿洋楼,唯空宅里的竹制摇篮、旧婚床,无声诉说着往昔烟火。阿浩曾摩挲着幼时睡过的竹篮追忆:“当年二十多人居此,摇篮一摇,满院皆是童声喧闹。”

所幸古厝未成绝响。2019年,这座镌刻家族命运与乡土记忆的建筑终被列入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。蔡氏后人慨然自筹,政府襄助,延请匠人循古法修葺。朽蚀

乡村名片 西溪寮村

位于安海镇西北部,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,多次获评晋江市“文明村”“平安村”,辖区内清末华侨蔡家娇宅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,传统手工面线制作技艺在村里代代相传。

的梁枋重焕筋骨,斑驳的彩绘再现祥云瑞兽,拓印家训装点的展室次第生辉。这座古厝也蜕变为微型博物馆,百年家风向尘世敞开了深情的襟怀。

步出重门回望,夕阳熔金,为燕尾脊镀上温暖的流光。这座砖红的院落,曾目送少年奔赴硝烟,承载过南洋家书的志忑与期许,如今又温柔凝视着孩童在新建的“丽雅楼”前追逐嬉戏。乡村振兴的密码,或正藏于这新老交替的无声凝视中。孩子们欢跑时,偶尔会被院中晾晒面线的竹架牵绊脚步,那些细若游丝的银线,正以新姿续写古老的故事。当无人机掠过,千缕银丝与红砖古厝交织成画,恰似“宝谟世泽”的现世注解——传统与现代在此如面线般柔韧相融,织就了生生不息的乡村经纬。

当蔡氏后人从四方归来,仰视门楣上高悬的“宝谟世泽”,百年家训便顺着血脉悄然搏动。正如诗人所感:“红砖墙,无论怎么斑驳,都是我的胎记。”这撩人的闽南红,早已不仅是砖瓦的色彩,它是流淌的文脉,是坚韧的血性,是在红砖白石间铸就的永恒家国印记。



扫描二维码
读征文作品

百姓纪事

20世纪90年代,我们一家人挤在闽南旧厝里,每到夏末初秋,空气仍裹着热浪涌进屋里,让人燥热难耐。父亲看孩子们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,额头上的汗常把枕巾打湿,便暗下决心要买台吊扇。为此,他省吃俭用,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,才终于凑够买吊扇的钱。

记得那天父亲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,直奔安溪县城的百货商店。在那里选了半天,才挑中一台“飞鹰”牌三叶吊扇。他说这台吊扇的扇叶够宽,风量一定很足。回家后,安装吊扇成了一件要事,即使已是正午,父亲也顾不上休息,立马搬来家里最高的木凳,站在上面仰头看眉顶,试图寻找安装吊扇的最佳位置。不过手边没有趁手的工具,父亲只得请师傅来帮忙在厅

堂的横梁上钻孔、打螺丝和吊钉。

那天电钻的轰鸣声在旧厝里响起时,檐下燕窝里的燕子也被惊得扑棱棱飞起,绕着厝顶转了几圈才敢落回巢里。父亲也没闲着,师傅要螺丝刀就赶紧递过去,要卷尺就帮忙取来,他的眼睛还紧盯着钻好的孔,生怕位置偏了。等到吊扇支架稳稳挂在吊钉上,父亲还不忘叮嘱师傅拿绳子将支架捆扎结实,再把扇叶装上去。

扇叶装好,父亲又反复检查了电线和开关,连绝缘胶带都要多缠两圈,忙得后背的汗把衬衫浸出了深色印记。

按下开关的瞬间,扇叶缓缓转动,凉风裹着旧厝里的木头味道扑面而来。母亲坐

在竹椅上,捋了捋被吹乱的头发,笑着对父亲说:“这下就不怕热了,孩子们也能睡个好觉。”

此后的日子,这台吊扇成了旧厝里最忙碌的“成员”。盛夏正午,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,吊扇转得慢悠悠,风里混着母亲在厨房熬绿豆汤的甜香。“秋老虎”肆虐时,父亲会把吊扇的开关调快一档,再陪着我坐在厅堂里看电视。扇叶“切割”空气的声音,和电视里的戏曲声、我们的笑声缠在一起。农忙时节更不必说,父母从田里归来,裤脚沾着泥土,一进门就把吊扇的风速调到最大,呼呼的风里仿佛裹着稻穗的清香,转眼就吹走了父母一身的疲惫。

三十多年悠悠而过,吊扇始终兢兢业业地运转着,基本

从未出现过需要维修的情况。除了有一年初秋,它忽然停止转动,父亲踩着凳子,仔细检查了整整一下午,才发现是开关接触不良。之后更换变速器开关,吊扇再没出过其他故障。

如今,旧厝的墙皮早已斑驳,露出里面的砖石,横梁上的水泥板被炊烟熏得发黑,连当年师傅帮忙钻孔的痕迹也都淡了。但那台吊扇还在,扇片上积了一层薄灰,是时光留下的印记,转起来时发出的声响变得有些厚重,不像从前那样轻快,却依旧稳稳地送着风。上次回旧厝,我踩着凳子擦扇叶上的灰,又想起父亲常念叨的那句话:“当年买吊扇,只想着能给你们吹凉,没想到用了这么久。”风从扇叶间吹出,拂过脸颊时,我忽然明白,这风里藏着的不仅是清凉,还有父亲藏在岁月里的爱和一整个家的安稳与温暖。

旧厝里的老吊扇

□马延灯

取一缕花香伴时光

□潘朝红

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小束花送我。有时是几朵康乃馨,有时是一支向日葵,还有时是小雏菊或白瓶子。这些漂亮的花儿插进透明玻璃瓶,能养好几天。等花香渐渐淡去,花瓣簌簌落下,我便捡几片夹进常看的书里。瞧着书页间的干花,我总会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,不禁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。

在乡下出生长大的我,童年总爱跑去屋后的山野寻找各种野花。春天时,漫山遍野的连翘花、野桃花、山杏子花,都是我的最爱。夏天时,红艳艳的山丹丹、野蔷薇,还有被家乡人唤作“燕子花”“兔子花”的野花,也被我抚摸过无数回。到了秋天,那一丛丛野菊,也常引我驻足欣赏,舍不得挪开眼。就连冬天,寒风里线条孤挺的枯枝,在我眼里也是可爱的“花”。我经常在山里待上

一整个清晨或午后,临走还不忘采一把野花带回家插瓶,让屋里四季都能飘着花香。

成年后,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裹着我,眉头总不自觉皱着,早忘了日子该有的诗意。直到有一天,先生去菜市场买菜,路过一个菜摊,发现摊前摆着一些多枝月季。摊主阿婆见他盯着那些月季花看,笑着说:“挑几支吧,不要钱,带份好心情回家。”收到先生带回的那束月季,我惊喜不已,将它们插进花瓶后,还坐在旁边看了好久。女儿瞧见了,好奇地问:“妈妈,原来你这么喜欢花呀?”我点点头,忽然想起之前朋友从云南寄来的包裹,里面是一大束紫色风铃,拆开

时满室飘香。我凑近深吸一口气,感觉花香裹着自己,也像把朋友的心意紧紧拥入怀中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给自己买花,有时挑粉柔的芍药,有时选的是热烈的玫瑰或淡雅的百合。我把这些花插进花瓶摆在办公桌的电脑旁,工作累了抬头一看,花团锦簇、香气沁鼻,好似疲惫和烦恼也在花香里慢慢消散了。

如今再看花儿,我眼前会浮现女儿娇嫩如花的笑脸,想起她一次次递来的花束,也会忆起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野趣和五湖四海那些如花儿般璀璨、灵魂满是芬芳的朋友。原来花从不是无用的点缀,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,哪怕日子再忙,记得“请”一束鲜花作伴,让花香萦绕在平凡的时光里,让灵魂浸满芬芳。

老家的理发师

□李小梅

“慢活”真味。

王婶的理发店也是村里消息的“收发站”。我每次去理发,都能听她讲起村里的新鲜事,比如谁家的稻子熟了,哪家添了新丁或孙辈考上了大学。她的话好似一根无形的线,让我这个常年在外的人能寻得一个感知乡情脉动的窗口。

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听王婶絮絮叨叨讲起往事。她有时回忆我父亲过去来理发时的情景,说他常会付钱时多留些零钱,怕她不收,动作还放得很轻。王婶有时也讲起伯叔们的理发趣事,比如李伯每次理发都会打呼噜,那鼾声如雷,总是逗得满屋的顾客忍不住捂嘴偷笑。还有我小侄子

过去来店里理发,小孩子怕推子的嗡嗡声,不停哭闹挣扎,王婶便变戏法似的掏出小糖块,边哄他边剃剪刀,好不容易才把这这个小家伙的头发剪好。这些细碎的往事,经王婶一讲,犹如在我心头开出一朵朵温暖的小花,也让远归的我,在这些烟火往事里找到踏实的慰藉。

回老家找王婶理发,其实并不只为修剪头上的烦恼丝,更多的是想在匆忙人生里,寻一处心灵靠泊的渡口。生活路上的风尘仆仆,终需这样一间老店,一位慢手理发的老人,用剪刀的节奏、旧年的故事,轻轻掸落。

每日佳句

事到手,且莫急,便要缓缓想;想到时,切莫缓,便要急急行。

厝边话仙

豆生巷里的“乐声”

□曾耀文

豆生巷静卧于泉州老城区一隅,东起中山南路,西抵厚德街。过去巷中不少店家售卖豆芽,闽南语将豆芽叫做“豆生”,因此这条巷子便得名“豆生巷”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工作的单位就在这条巷子里,每当暮色漫过青石板路,隔壁乐器厂飘出的旋律,也成为我最熟悉的黄昏背景音。

那时乐器厂常邀音乐老师来教职工演奏乐器。夏夜闷热,厂里的窗户总敞开着,暖黄的灯光裹着乐声漫出来,悠扬缠绵的声音是二胡拉出的曲调,琵琶的声响听起来如珠落玉盘,笛子吹奏的动听旋律则好似会在屋檐打转,偶尔还能从中“捕获”几缕小提琴拉出的调子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,也好似一场不请自来的露天音乐会,住单位二楼宿舍的我,那时总爱靠在窗前欣赏,常常一听就入了迷。有时望着窗内弹奏乐器的人影,也会心生羡慕,想着若能进乐器厂,亲手摸一摸那些会“唱歌”的乐器,该有多好。

当时的乐器厂不仅生产传统民族乐器,还制作西洋乐器,比如引进钢琴半成品进行组装,再销往全国各地。不少音乐爱好者也会专程来豆生巷,只为挑一件合心意的乐器。感觉那时连巷子里的风,好似都沾了几分乐韵。

这条巷子的热闹,可不只在乐器厂。南侧的电影院是以前出了名的“观影圣地”,一到晚上,人流便往这儿涌,住得近的人步行来,远些的人就骑着单车穿街过巷赶来。那时电影院的室内停车场和广场上,自行车经常停得满满当当,车把上挂着的网兜、坐垫上搭的外套,都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烟火气。1982年《少林寺》上映时,场面更是火爆,几乎每场电影票都早早售罄,就连我乡下老家的亲戚也天天打电话来,托我帮忙买票。过去电影散场时是最热闹的,人流从影院涌出来,瞬间把窄窄的巷子堵得水泄不通,让人寸步难行。

到了白天,豆生巷又变了模样,成了热闹的小商品市场。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、墨镜、手表、折叠晴雨伞、花衬衫、喇叭裤等商品琳琅满目,摊位一个紧挨着一个。“三用机”播放的欢快旋律弥漫在空气中,吸引着行人驻足挑选。我们单位就在巷中间,我闲下来时总会站在门口看热闹,瞧着人们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,对着满摊商品啧啧惊叹。有一回,我也忍不住掏钱花三十元买了一块全自动手表,那个会自动跳转日期和星期的表盘,让我爱不释手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如今,这条巷子里的乐声与光影,早被岁月酿成了难忘的记忆。它藏在时光深处,每当我想起,就像又站在了当年的宿舍窗前,听着熟悉的旋律,看着满巷的热闹,余韵悠长。



豆生巷(作者 供图)

家常话

讲价

小张去商场买衣服,看见一套衣服不错,问老板:“这套衣服多少钱?”

老板回答:“200元不讲价。”小张又问:“如果单买裤子呢?”老板说:“140元不讲价。”小张立马说:“好,不跟你讲价了,我只要这件60元的上衣。”

刹车

夫妻二人骑双人自行车外出郊游。两人吃力而艰难地爬上一个大坡后,丈夫一边喘气一边抱怨说:“这个坡也太难爬,累死我了。”妻子擦了把汗,应和道:“可不是,这坡度太陡了,要不是我一直捏着刹车,恐怕我们早就滑下去了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(CFP图)

这天,女儿一进门,就递给我一束鲜花,笑着说:“妈妈,送给您的礼物。”“又给我买花呀,谢谢。”接过那束勿忘我,我立马回了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好些个周末,女儿和同学出去玩,都会

微观百态

每次回老家,我都会去一趟村里唯一的理发店,见一见那里的理发师王婶。只要那两扇旧门扉轻轻一推开,瞧见她熟悉的笑脸探出来,我就觉得像是卸下满身的疲惫,连同那些盘踞心头的焦虑与烦躁,也跟着消散许多。每每听着王婶熟稔的招呼,闻着淡淡的皂香,仿佛一下子也回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。

早年间,村里没有专门经营理发生意的店铺。年少时为了应对学校的仪容检查,我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去邻村的理发店剃头。直到懂得理发的王婶嫁来村里,又把自家闲置的东厢房收拾出来,在里面挂起镜子、支起椅子、摆上工具,村里才总算有了

一间像样的理发店。自那以后,我们这些孩子不必再奔波邻村理发,这间朴素的家庭理发店,也渐渐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

后来我在城市打拼,去过不少装修光鲜的发廊,店里的理发师手法娴熟,十几分钟就能打理好一个发型。但那里吹风机的嗡嗡、剪刀的咔嚓声总透着匆忙,因此每次归家,我总想去王婶的老店,请她拿那把用了多年的推子,帮我慢慢修剪头发。王婶理发一向是慢条斯理的,考究点的发型往往得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剪好,店里的熟客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“慢郎中”。起初我也觉得王婶剪发太慢,后来才渐渐明白,那份从容不迫的节奏,恰是我在城市里寻不到的